

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

永遠前進

劉白羽 生木等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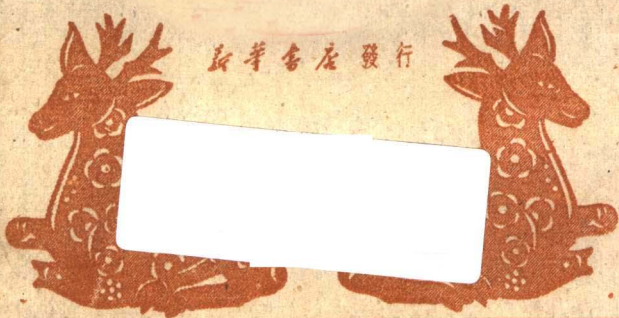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

永遠前進

1949短篇選集

劉白羽 端木蕻龍等著

新華書店發行



書號：0560 (74—007)

永 遠 前 進 (1949短篇選集)

著 者：劉 白 羽、生 木等

編輯者：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
(阜成門外北護士路)

1—15,000[京]

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版

目 錄

爐.....	魯琪 一
改造的開端.....	趙熙 元
關錢.....	王昌定 八
紅花還得綠葉扶.....	張德裕 九
康慶善的轉變.....	蘇寧 一〇五
織布機翻身記.....	何苦 二九
一點差錯.....	生木 一五五
幸福.....	秦兆陽 一八二
永遠前進.....	劉白羽 二五
早晨六點鐘.....	劉白羽 三五

老營長

立高二堂

唐二虎

陸榮三

「一九四九年短篇選集」編輯後記

人民文藝叢書編委會 三七

爐

魯琪

一 化鐵爐

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老曹剛到化鐵爐的頭一天，工長老子頭就問他：

『你從那來的？』

『從長春跑出來的。』

『爲什麼跑到這來了？』

『聽說解放區的工人好過。』這樣一問一答，老曹心裏覺得有些不順溜，問道：『個六』，反正幹活拿錢就是了；可是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工長還要問，瞅瞅老曹又說：

『你幹這個活行嗎？』

老曹一想，這分明是小瞧人：瞧不起拉倒，他把嘴微微一撇說：

『湊和着吧！也混過幾天。』

老子頭把花鏡正一正，眼睛卡巴兩下，不大在意的樣子說：

『好吧！你就跟小王抬鋼磚（耐火磚）吧！』

老曹心裏這個憋屈就別說了，看不起我，叫我打雜，好！我就看看你們到底有什麼本事：他看看化鐵爐，哼了一聲跟小王抬磚去了。

吹風機嗚嗚的響，風順着風筒經過化鐵爐的風套，由風眼吹進了爐裏去，裝鐵的平台上有兩個人從爐口往爐內添炭，添鐵。看風眼的老孫頭圍着爐不住的轉，停一會就得打開風眼的擋板用鐵條把風眼衝一衝，衝不動小李就過來拿錘子打，打完了，用鉗子把裏面被風吹黑了的焦子挾出來，老孫頭看四個風眼忙的一頭汗，小李錘完黑焦子還得放疣子（焦炭與鐵混合的渣子），疣子不往外淌，小李還得從放疣子的眼裏用鐵條往外拉，一下一下的，連烤帶忙也是一頭汗。小李編了一段快板，一蹩扭起來蹩

着化鐵爐氣的就罵：

「化鐵爐

你這老母猪

處處跟咱找豎扭

魚子不化錘子打

疣子不淌鐵條拉

怕你冷了怕你熱

怕你氣着怕你乏

你還常常把稀拉」

老曹跟小王抬銅磚，抬了一趟又一趟，每趟回來他都留心的瞅瞅化鐵爐。在抬磚的道上，他心裏納悶的問小王：

「你們這爐從來就這麼幹哪？」

小王不懂的問：

「你說怎麼幹？」

老曹說：

『怎麼還從風眼裏往外挾焦子呢？』

小王說：

『我到這三年了，就是這麼幹，于師父說日本鬼子在這也是這樣；焦炭不好，靠風眼那塊，疝子都坐（癱）住了，不衝下來就擋住了風眼。』

老曹又問：

『現在一斤焦炭，化多少鐵？』

小王說：『也就四斤來的。』

『怎麼這麼點？』

『我們從來也沒多化過。』

兩個人一邊走着一邊嘮，走到堆焦炭的地方，老曹撿起來一塊看看問：

『就這份焦子吧？』

小王點點頭，老曹看了看又去進堆裏去說：

『這焦子不至於就化四斤鐵，我看許是大爐有病。』

小王驚奇看着老曹問：

『你懂得嗎？』

老曹笑了笑說：

『我幹過兩天。』

『這裏子師父在這爐上廿來年了，你幹過兩天頂什麼？別扯了！』小王以爲老曹扯着玩，老曹也再沒說什麼。

這趟老曹抬磚回來，把磚倒在爐旁邊的木棚裏，就走到爐跟前。

鐵水從爐眼流出來，抬『包』（裝鐵水的桶）的工友一回回的把鐵水抬進翻砂場裏，塔眼的老張拄着泥桿笑嘻嘻的站在旁邊。鐵水化的慢，抬『包』的人時常停一會才行。老曹看出來這爐一定有毛病，他走過去打開風眼的擋板，往裏看了看，老于頭過來不願意的問：

『你幹什麼？』

『我看看。』

『你看這個幹什麼？快抬你的磚吧！』

老曹氣的使勁把風眼擋板一關，回頭就走，老子頭看看他的背影，回頭對老孫頭

說：

『這小子還有股個性勁哪！逞什麼強，我的兒子都比他大了！』

二 爐停了

化鐵爐突然化不出鐵了，升上火，開了風，只聽吹風機嗚嗚的響，就是不出鐵水。原因是以前那份焦炭用完了，新換的這份焦炭不好使。廠長也急的一趟一趟的來，工會主任大老劉急的圍爐亂轉，老子頭更是急的滿頭汗……這怎能不叫人着急呢？現在各廠各組都訂了生產計劃，爐若不化鐵，什麼都完了！

整整的忙乎了一頭晌，才化了不到六個鐵（每個二百公斤）。工長老子頭的眼睛

急的更花了，一個勁的直擦老花鏡，最後搖搖頭對廠長說：

『不行啦！這份焦炭不能化鐵，黏性太大。』

這可糟了，現弄焦炭也不趕趟，就是能把好焦炭弄來最少也得十天半月呵！爐要停個十天半月的，這個損失可就不小呵！

廠長聽完了老子頭的話，皺着眉頭和工會主任大老劉回去了。

老張把手中的泥桿放下，無可奈何的坐在地上對着小李說：

『這回不用再罵老母豬「拉稀」了，連食都不吃啦！』

老孫頭難過地說：

『得啦！別扯閑蛋了，爐停了怎麼辦哪？』

真的，爐停了誰不難過啊？吹風機也不吹了，爐眼也不淌紅堂堂的鐵水了……。

老曹手裏拿了一塊焦炭，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，現在實在忍不住了，自言自語的

說：

『憑這樣焦炭化不出來鐵？』

說：

老于頭這時正在心焦，聽見老曹這句話，認為是說風涼話，有些火了，站起來

『你能化出鐵來，我這個工長就讓你當！』

老曹沒想到老于頭火了，本來他對老于頭就有意見，這回也火了，把焦炭往地上丟說：

『我也不是來頂你的，憑什麼讓我當？我看你們化不出鐵，想幫幫忙，不信就拉倒！』說完一扭身就往翻砂場裏走去，老于頭一聽更火了：『別吹牛，是騾子是馬踴躍看，你要能唱，這台戲你就唱！』

老曹頭也沒回頭也沒理，走進了翻砂場。

老孫頭在旁邊瞞怨老于頭說：

『你上的什麼火？背不住也許人家有兩下子，這個時候大夥誰有辦法，誰就使唄！』

老于頭倔性的把長滿鬍子的嘴撇了兩撇說：

『黃嘴丫還沒退淨，我就看不透！』

老孫頭知道他的個脾氣，來了勁誰也沒治，只好不說了。他想，方才看老曹的樣子可不是裝像，好像有把握似的，『活到老，學到老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』，可不能小看人，背不住老曹就有兩下，他心思着就站起來往翻砂場去，想找老曹嘮一嘮。

剛到翻砂場的門口，遇見了小王，他問看見老曹沒有，小王問幹什麼，老孫頭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，小王也想起來前兩天和老曹抬磚時他說的話，也就對老孫頭說一遍，兩人核計了一下，就一同去找老曹。

兩人一進翻砂場，就看見老曹坐在一個機器的底座上，叉着兩腿低着頭，看着地上那堆黑砂子出神。老孫頭走過來叫一聲：

『老曹！』

老曹答應了一聲，抬抬頭沒說什麼，老孫頭和小王就坐在他身旁。

老孫頭說：

『你看我們大爐有毛病，是不是？』

句：

老曹也是個又硬又倔的人，加上方才生了氣，所以就不願搭理的。回答了老孫一

『可也沒什麼毛病！』

小王接上問：

『那爲什麼化不了鐵？』

老曹冷笑一下，諷刺的說：

『我們工長不是說了麼，焦炭不好使！』

老孫頭安慰他說：

『得了，老曹！別賭氣了。工廠是我們自己的，你能眼看大爐停火嗎？』

老曹一聽倒有些不耐煩了：

『我不懂什麼叫工廠是自己的！得了！』

小王在旁邊着急的說：

『老曹！我知道你有兩手……』還沒等說完，老曹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：

『小王！你別說了，我懂得個六！』說着就走了。

*

*

老曹正在屋裏坐着，廠長和工會主任來了。

廠長微笑着親切的問老曹道：

『老曹，你看我們工廠怎麼樣？』

老曹說：

『不大離。』

劉主任見他這麼說就笑着問他：

『你在這塊幹活順心嗎？聽說你跟老于頭吵嘴了！』

老曹一聽倒有點恐慌起來，這幹什麼？要處罰我嗎？聽說這塊好批評，要批評我

嗎？連忙分辯說：

『不，我沒跟老于頭吵過嘴！』

劉主任笑了：

『我知道了，那個老于頭就是性子倔，不佩服人，若叫他服了，他就老實啦！』這地的廠長和主任爲什麼這麼好呢？說話這麼招人親近呢！老曹想起來過去在國民黨工廠裏那些官的樣子，又狠又毒，橫眉豎眼，和這一比，倒有些不明白起來。

廠長說：

『老曹，聽說你對大爐有經驗，你現在不拿出來還等什麼時候呢？』

老曹遲遲疑疑的說：

『我哪有什麼經驗啊！』

劉主任這回却直截了當的說：

『老曹，現在我們的大爐停了，你有辦法你就使吧，工廠是咱們自己的呀！』

老曹覺得廠長『主任』以這樣誠懇可親的態度對待自己，真有些不好意思再說謊

了，就說：

『唉，我幹是能幹，可是我怕……』老曹說到這停了一下，劉主任忙說：

『老曹！你怕什麼？說出來不要緊。』